主编:李俊懋　实习美编:何泰美　校对:滕桂凤　排版:宣彬彬
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qzrbfk@126.com

小红门的麻雀

申 弓

北京的天亮，比广西至少提前两个小时，才凌晨四点多，东方就发白了。东方一发白，我就睡不着了，扛张小桌，掇把凳子，到后花园里喝茶，静观风云。

与我早起的还有一群麻雀，或者它们更早，到我坐下时，它们已蹦跳在地上了。

小红门这地方，明清时曾是皇家园林，严格说是皇家的猎苑，叫南海子，一共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都呈红色，故称红门，到了清代时，又在各门旁边开个小门，大概小红门就这样叫起来的。近年来，这里成了小区，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向上看，天空也变得窄了。树木长成大树了。日子长了，它们便成了我的朋友。

想当年，这里山深林密，到处活着凶猛的野兽及禽鸟，每当皇家马队驰过，山摇地动，鸡飞狗跳，那时的小麻雀微不足道，或有似无。后来猎苑没有了，大的飞禽走兽自然也销声匿迹了，而麻雀却繁衍生息了，以致后来泛藏身，一段时间被平了反，便又安定地繁衍起来。

我曾经历过麻雀被定为四害的年代，人们热衷于灭害，尤其是麻雀更是惨遭其殃。人们用各种工具来进行捕捉，有用胶粘的，有用罩子诱捕的，有用渔网围捕的，还有晚上掏鸟窝的。麻雀不同于其他，因时间，麻雀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即使还幸存有，也不大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了。

麻雀被定罪为害虫，主要是因为它吃稻麦，但后来慢慢有专家发现，它也是捕捉害虫的能手，于护理庄稼又是有功的，功过对比，是功大于过，因而平反为益鸟，这样便又可以合法地繁衍生息，没过几年，雀族便又兴旺了。

在小红门这地方，见得最多的便是这些小精灵，当然还有斑鸠。而斑鸠极少能见到，都只是听到在树上啼鸣。偶尔传来一声“咕咕”，便有鸟啼山更幽的感觉。

斑鸠是只听其声，难见其形，而麻烦则是无处不在。闲来无事，我便想逗这些麻雀玩。我见它们蹦上跳下，都很难觅到些食物，便从厨房拿来些馒头，掰成小块，撒给它们，可它们却不领情，呼地飞走了，有的蹭到树上。正，无以接待客人，用罩子诱抓麻雀，再做成一道美味来招待？心里就想，是不是这些小精灵们知道。

我没有灰心，第二天，当我架起小桌沏上了茶，它们便又吱吱喳喳地落在了地上，似乎对我昨天的撒食全然忘记了。我又拿出白馒头，掰成小块，不过今天我不像昨天，改撒放为抛诱，只向它们抛出一小块。但它们就看着，不去理睬。我不灰心，我有的是时间，第二天照样给它们发馒头。经过几天的友善，以后便是越撒越近，以致后来干脆就放在小桌上，或留在碟子里，它们自然飞上了桌子抢着吃。见它们不怕，我就这样，只要天气好，我就准时出现在后花园里，并准备好它们吃食的碎馒头，它们便吱吱喳喳地转着我，成了我的朋友。

后来，我南归了，却一直想着它们，小红门的麻雀！

文化资讯

传承传统文化　弘扬书法艺术



市民参观优秀作品。



小朋友也来“品尝”文化盛宴。均本报记者　苏俊铭　摄

本报讯（记者　苏俊铭）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书法艺术，10月28日，由广西硬笔书法家协会、市社科联、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广西硬笔书法作品展览钦州巡展开幕仪式暨李达旭硬笔书法作品创作专题公益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

据了解，本次展览自征稿以来就得到了广大硬笔书法爱好者的支持，共收到来稿2890件，经专家评委严格评审，评出一等奖作品10件、二等奖作品20件、三等奖作品30件、优秀奖作品103件、入展作品410件。此次在钦州进行第一回巡展，将是一次书友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好机会，对我市硬笔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将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

展览集中展现了当前广西硬笔书法艺术创作的水平，作品形式多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为观展者献上了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真是长见识了！毛笔字意境悠远、硬笔字赏心悦目，各有特色。”前来观展的黄睿熙小朋友告诉记者，自己也有练习书法，作为一名初学者能在现场欣赏到这么多优秀参展作品十分高兴，今天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本次巡回展旨在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广大书法爱好者感受汉字的魅力和书法的博大精深，激发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艺术创作热情，以实际行动和优秀文艺作品宣传、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唱响主旋律，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艺”心向党，推进广西和钦州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当天还举行了硬笔书法作品创作专题公益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赶”电影

紫 云

每个人童年都有特深的记忆，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看露天电影正是这样的记忆！

对出生于乡村的我来说，小时候最幸福也最刺激的事是“赶”电影。最自豪的事是我们村有一位电影放映员，当时电影放映员在乡村来说是非常令人艳羡的职业。那时信息不灵通，与放映员走得近，就能知道下一场电影将于哪晚在哪里放映，这很重要，因为在当时来说，能看一场露天电影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令人期待的事情！

1980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学校紧挨村部。那年村里刚通电，本就是一桩喜事，接下来更是喜上加喜：村广场连放七天露天电影。那七天里，一到晚饭前后，村民们总能准时听见从村部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音乐，那叫“打闹台”，是通知村民“电影快要开始了，你们快来呀！”村民们听见闹台声，个个加快吃饭速度，三五成群带上椅子和手电筒，风风火火朝着村部赶去，只为抢得一个好位置，离村部近的人家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得好的观看位置，这令我们离得较远的人家好生羡慕！一个晚上通常是放两部电影，村民们瞪大眼睛认真地盯着银幕，似乎不愿放过任何一个镜头，只有等放映员换焦片时，他们的眼睛才会休息片刻，脸上却流露出焦灼和期待的神情，总嫌换焦片的时间太长呢，其实也就暂停几分钟，可见村民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是多么的强烈！邻村村民也闻讯而来，共享美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心里那个乐啊，真别提啦！后来，随着时代发展，露天电影渐次隐于尘埃，而今，村里适逢喜事包场放露天电影的情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去“赶”别村的电影。对于胆小的我来说，晚上走那么远的夜路既有点恐惧又觉得刺激。记得有次在离家最近的邻村赶电影，返回时因人多天黑，幼小的我走路较慢与家人走散，竟迷路了，吓得我不知所措，正当我感到异常恐惧时，听到了姐姐大声叫我的声音，恐惧顿消，循声找到了姐姐，心里石头总算落了地，事后，每当忆起都感到有点后怕。

我曾在姐姐的带领下赶过三个邻村的电影，姐姐大我9岁，我是她的小跟班。印象最深的一次，姐姐带着12岁的我和10岁的邻居秋香一起去赶最远的一个村的电影。步行近一小时赶到时，电影早已开演，那场电影在一个封闭的院落里放映，要买票，我们却没带钱，正待打退堂鼓时，见几个男子翻墙而入，姐姐心一横，忘记了矜持，也决定带领我俩翻墙。在姐姐托举下，我和秋香艰难地爬上高高的院墙，我却不敢往下跳，姐姐跳下后鼓励我说下面全是南瓜藤、土也松软，不会摔疼人。我鼓了一口劲，深吸一口气，两眼一闭纵身一跳，头脑瞬间空白后，就落到地上，嘿，果真没事！不觉为自己点个赞。秋香也紧跟着跳了下来，三人像快乐的兔子一样火速没入人群，得偿所愿。那晚电影结束后，三人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一样！

那时，于热恋男女来说，看电影不是唯一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更是他们的美好念想。“赶”电影时，他们会挑出珍藏的衣服，前卫点的女孩还会佩戴首饰，让自己光彩夺目。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屁孩，有时会像品电影精彩情节一样盯着人家看，弄得人家既腼腆又窃喜……

那些“赶”电影的年月，我先后看了《小花》《地道战》等经典老电影，个中有憧憬、有惊悸，更有小小的却是满满的幸福。

感恩姐姐带我“赶”电影赶过那些艰苦却难忘的岁月！惦念一起“赶”电影已经远嫁他乡的秋香妹妹！也时常想起那个曾给我们幼时带来快乐和精神寄托的辞世已久的放映员……

似水年华

秋日黄花

覃科棵

在这个深秋
在我上班的路上
几棵我从不关心的树
它们居然用
花开的样子
让我看着
心疼——

我不知道
它们叫什么树名
树不算高大
花是黄色的
一簇一簇的
远看如金色的蝴蝶
攀满了树上

看花开的样子
它们是寂寞的
仿佛开得越鲜艳
越显露心事
在这深秋的阳光下
无意看高天闲云
无意看过往的车辆
无意听鸟鸣

在这个深秋
几棵我从不关心的树
它们在秋风中
花开的样子
总是让我想着
它们是不是在等待
等待一个人
归来——

原野上的云

覃年升

原野绿油油，长风呼啸
大地被庄稼割成豆腐块
绿色与天际相接
有大农场的豪迈
故乡的辣椒，运往城市
城市的种子运回故乡
种出一幢幢小洋房
种出路灯
种出大戏台
种子融入这方水土
开出芬芳
故乡的云
从城市飘来
也从这里飘往城市
看不到一朵固定的云
看不见一个闲坐的人
故乡的灵魂
藏在原野的云
藏在老人的双唇

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组诗）

黎 霞

田野图

在五圩村，山间田野里
翻起一片又一片绿浪
水稻长成半人高，身子微弯
那郁郁稻叶下，谷穗日渐饱满
我们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肩挎帆布包，手捧草稿本
用水性笔琢磨田野的轮廓
桑叶，沃柑，甘蔗
耕种的田地里，长出一个个勤劳的人
古铜色的皮肤泛着大地的光泽，
还有劳动亲吻出的皱纹
农作物覆满大地，也渐渐抚平了
田野曲折的沟壑。

红皮三轮车

一辆红皮三轮车从远处驶来
它身后的田野，是一群小小的
由红砖砌成的房屋，
像雨中生长的红蘑菇，透着新鲜的色泽
水泥路上的积水流入两边田地
三轮车，也就少了许多阻力
它和我们的距离渐渐缩短
经过身边
轮子，甚至没有激起半点水花
它带来的风，吹散眼前云岚雾霭
山的身形，愈发明显了。

鸭子村外游

几只鸭子从木屋檐下探出脑袋
从绿藻池子中，寻觅食物
绿波荡开一圈又一圈
周边的玉米叶和野菜
也翠了起来
成熟的鸭子，羽翼丰满
收购的蓝皮货车载满肉鸭
准备往村外驶去。